



北投不動明王石窟研究

潘蓬彬

國立政治作戰學校藝術學系專任教師

壹、前言

歷來臺灣對於宗教藝術的研究，多以名寺或城鎮中的大廟為主要的對象，相對的一些隱逸於山林之中的古寺廟，以及本專題的石窟等，因規模較小、地處偏僻及欠缺知名度等因素而未受重視，有些因建材老舊而逐漸的損毀，或在欠缺專門知識的指導下修建，而改建的不倫不類，將原有的古樸及其特有的藝術價值破壞，甚至於消失殆盡，造成我們文化資產上的損失。有幸的筆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發現了這座潛藏於山林之中的石窟，不僅大部份保留了原有的風貌，更可貴的是在研究過程裡，重新回溯了日治時期臺灣宗教發展的概況，瞭解了當時佛像、文物器飾、建物等的造形風格，並藉著研究上的客觀分析及初步的評論，探討「北投不動明王石窟」在歷史、文化及藝術上的價值，以及吾人在面對如何保存文化資產時，應有的省思與啟示。

貳、概說

一、自然地理環境

從北投向陽明山的方向蜿蜒而上，進入國家公園的範圍，在仍屬於北投區範圍的鐘鼓峒山(或稱不動山，日人稱天星山)一帶，共羅列了約三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寺、廟、庵、堂等，其間佛道參半，或有兼而供奉二教或多教神佛的，因地處幽靜的山林之間，在曲徑徘徊及濃蔭密佈下，伴隨著晨鐘與暮鼓，以及喃喃接續不斷的頌經聲，使得這一區域佈滿了濃厚的宗教色彩。在這其中最為特殊的，是位於幽雅路杏光巷中的「不動明王石窟」(圖一)，石窟在這一區域中是唯一的，而且它所供奉的主尊—不動明王，也是僅有的一個例子。石窟配合著山的坐向開鑿，使得坐向成為坐北朝南，這倒符合了一般中國式建築的坐向(註一)。面向石窟的右側，是淙淙不絕的不動瀑布(圖二)，似乎輕奏著一首亙古今而不變的樂曲，常伴著這位靜默孤寂的不動尊



圖一 位於北投幽雅路杏光巷中的「不動明王石窟」。

者。

二、歷史文化背景

由不動明王石窟的文物器飾上所鐫刻昭和八年、十四年、十五年等文字，考據其應是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左右或更早所開鑿興建。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起，日本據有臺灣之初，對臺灣原有廟宇，都予以相當尊重，也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對於一般廟宇還通令予以保護，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臺灣總督府即頒發保護諭告云：

本島原來之廟、宮、寺、院等，……出其不得已，雖有一時暫為軍用，切勿損傷舊觀，需要特別注意。就中如有破毀神像，散亂神器等所為，苟且斷不許之。……

此一政策，維持相當長時間，大體在明治、大正時代都如此(註二)。

臺灣的廟宇雖受日本官方的優容，但卻面臨日本佛教的強烈競爭，日軍據臺隨軍而來的佛教僧人即有二十三宗派，尤以曹洞宗活動力最強，配合著醫療活動與臺北龍山寺及各地奉祀觀音及媽祖為主神的廟宇合作，進行翻譯佈教的活動(註三)。整體上來看，日治初期的臺灣宗教發展，不論佛道均仍有相當的空間。

然而西來庵事件(註四)發生

後，日本對於臺灣宗教的活動，在官方主導下於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總督府發布「教務所說教所寺廟設立廢合處理辦法」，準備讓佛教取代傳統廟宇的態度漸趨明朗(註五)。昭和五年(一九三〇)總督府為杜絕濫設廟宇，進一步發布命令，要求傳統寺廟向地方政府申請登記，否則加以取締。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盧溝橋事變發生，臺灣總督府因恐臺灣人支持中國，而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註六)，其中重點之一即為著手整理寺廟。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總督府授權各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神像為土塑者予以摧毀，木雕者除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研究典藏外，大部份均予以燒毀，寺廟也遭拆除的命運，獲保留的寺廟須將屋脊兩角拆去，使具日本風格，以達到這時期的口號—「矯正陋習」及「指導良俗」(註七)。

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一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一)十月末，總計臺灣全島執行寺廟整理成果：廢毀三六一座，移作他用八一九座，神像被燒毀(一〇六廟)一三・七二六尊；被沒收(四二八廟)四・〇六九尊，齋堂亦有嚴重的損



圖二 在面向石窟右側的不動瀑布。

失(註八)。因為廢毀寺廟未見正面績效，反而引起民心普遍不滿，又因英美藉此事件向東南亞各國宣傳，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不得不公開宣布「尊重友邦固有宗教」政策，廢廟事件才暫時停止(註九)。

不動明王石窟的建造，是在這樣特殊的時代，是否可以說它是日本在臺推行「皇民化運動」政策之下的產物，祇有留待史學家去追溯定論了。



圖三 在上面一張古照片中，拜庭與石窟原本是分開的。

三、現況

從古照片中對照(圖三)(註一〇)現在的不動明王石窟新增部份，在石窟的拜庭與石窟之間新蓋了遮棚(圖四)，以連接二者。石窟左側瀑布下之聚水處，增加了水泥的覆蓋，做為連接禪房外新建遮棚(圖五)。值得欣慰的是這些新建物均未影響到石窟的原始結構與面貌，唯一可惜的是古照片中，設在入口處的二座大型石燈座已佚失。

在市政府列管寺廟的名單中，找不到不動明王石窟的名字，因為它沒有管理人及管理單位，但值得慶幸的，因地處國家公園境內，轄



圖四 拜庭與石窟之間新蓋了遮棚。



圖五 禪房外新建的遮棚。

區內的管區警員均需每日經過此地，做至少一次的巡邏，而且前來膜拜的信徒，也多能自動自發的清潔整理，所以整個石窟到目前為止，均能保持得很完好。

參、形制上的表現

由日治昭和初年至今已約六、七十年，不動明王石窟現存的文字器飾，一些仍具日治時期特色，一部份或已更迭為新品，加上不動尊者多為密宗所膜拜，其建物、器物形制上的表現，多少具備了特殊的風格，現將其逐項論述如下：

一、雕像

供奉於石窟中之不動明王雕像共有三尊，從內向外是由高而低成縱隊排放，及最前排不動明王的右脅侍坐像一尊(圖六、七、八)。

不動明王(Aryaaca/anatha)梵名阿庶羅曩他，在密教諸尊中為一切諸佛之教令輪身，奉大日如來教令示現忿怒形，降伏一切惡魔，有大威勢之真言王也(註一一)。以天臺宗的安然和真言宗淳祐所定的不動明王形相之十九種圖像特徵，也就是所謂的「十九觀」(註一二)來比較這三尊不動明王像(如附表)，此三尊在造形上大體能符合「十九觀」之特徵，諸如顯出童子形態、肥胖體、頭髮結成七沙髻(註一二)、左側垂下一束弁髮、額頭上有許多皺紋(水波)、現出忿怒之相、開右眼閉左眼、右下牙齒咬住上唇、左上牙齒咬住下唇、右手持著利劍、左手持著絹索、穩坐大盤石上(瑟瑟座)(註一四)、顯出黑紫色皮膚及背後光是迦樓羅炎(註一五)等。從這些載述的形像，可以看出其造形是以階級制度區分嚴格的印度下階層為藍本，尤其不動明王的髮型，乃沿習自印度奴婢的款式(註一六)。

雖然不動明王塑造成卑下及極端誇張的醜惡，但是在表現忿怒及使人驚怖的表情，加上背光的熊熊烈火，其高超的藝術手法，給人感覺的是激烈的生命力表現，以奔放不羈的情感，而昇華為令人震懾的崇高偶像。

靠近外側的第一尊不動明王的右脅侍，頭髮上有五髻的特徵，應



圖六 在石窟最內的一尊不動明王。



圖七 在中間的不動明王。

是吒迦童子(註一七)，左手做觸地印，右手半曲支於大腿上，雙腿成交腿坐型坐於瑟瑟座，臉部五官、通肩式的服裝及雙臂上的裝飾，令人感受到濃厚的外域色彩，整個造型都極為印度化。

二、石窟

石窟藝術隨著佛教的傳播而逐漸興起，石窟的裝飾在不同時代也都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如繪畫類裝飾多見於敦煌莫高窟，雕刻裝飾則以雲崗、龍門及延安宋代石窟為代表(註一八)。而在此處的不動明王石窟，其特徵為：面積小(高度及深度均約一公尺半、寬度約一公尺二)、無裝飾(石窟為一石壁向內鑿入之半圓拱門式窟，僅在內壁施以洗石子之處理)、三尊不動明王像分置於向內漸高的三級階上。

石窟口上沿現已被拜庭頂棚遮蓋了一部份，二側有高出石窟的二根方柱，柱頭上各有二塊正方形上再接一半圓球形的造型，中間夾製一塊橫楣，以楷書凸字書寫「不動尊王」(圖九)。

在藝術形式的表現上，除了半圓拱門式的運用，勉強可稱為具有



圖八 最靠外的不动明王和右脅侍。



圖九 石窟口上沿被遮棚遮蓋的部份，二根方柱上有半球形的造型，中間夾了「不動尊王」的橫楣。

羅馬式建築及文藝復興式建築的遺意外，可說是再也找不出什麼特色了。

三、拜庭

拜庭的頂棚為木造的歇山頂式樣(圖一〇)，由接著處有大型口字釘的使用，證明應是日治時期的產物，外層敷蓋以石棉板。整個拜庭雖談不上美觀，但簡樸中另有一番淨雅與親切。

四、汲水棚

汲水棚建築式樣為簡單的四垂脊斜頂，其餘部份與拜庭大致相同(圖一一)，應是同時期一併完成的建物。

五、柱及柱礎



圖十 拜庭的頂棚是「歇山頂」式樣。



圖十二 汲水棚的四垂脊斜頂。

柱子皆為支撐拜庭(八支)及汲水棚(四支)之用，為簡單無裝飾的木質方柱，現以油漆塗成上白下紅的式樣(圖一二)。

柱礎也是統一的式樣，下部略寬於上部，無裝飾的方形水泥製品，表面上塗以紅漆。

較特殊的是在拜庭部份的柱子，由半人高的欄杆所串連，靠近內側則加蓋了長條木椅。可供人休憩，這是在一般寺廟中所未見的。

六、護坡牆

石窟右側之山壁，有約二公尺高的護坡牆(圖一三)，以不規則的石塊堆砌，因年代久遠而綠苔滿佈，頗有古意。

七、石燈座

洞窟口有二座石燈座，高約二公尺，右側有半月形鏤空(圖一四)，左側有日形鏤空(圖一五)，均是以不規則石塊雕鑿組成，頗有自然的古拙。這一對石燈座，襲自日本神社入口設施而來，顯示了臺灣文化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的一面(註一九)。



圖十一 拜庭及汲水棚的柱子，是簡單無裝飾的木質方柱。



圖十三 石窟右側之山壁，有約二公尺高的護坡牆。



圖十四 石窟右側的半月形鏤空石燈座。



圖七 石窟左側的日形鏤空石燈座。



圖八 石製汲水槽之正面刻有「發起人杉山恒次郎」，是柳體的書法結構。

八、汲水槽

這座汲水槽肯定是日治時期的產物，上面刻的捐贈人都是日本名字，為一開口較底邊大的長方形石材製品，底座由另一塊長方厚石板依托。山泉常年以水管導入水槽，供信徒清洗水果及取來泡茶之用。

汲水槽有三個面有陰刻楷書，以柳體的筆法結構，內容如下：

- (一)發起人 杉山恒次郎(圖一六)
- (二)奉納 (圖一七)
- (三)世話人 小川銀藏 金重傳
一 中谷牛ク 杉山久子
(圖一八)



圖九 汲水槽側面，刻有「奉納」二字。



圖一〇 汲水槽背面刻有「世話人 小川銀藏 金重傳 一 中谷牛ク 杉山久子」。

九、金爐

在拜庭與汲水棚之間，放置了二座金屬製造的金爐，均是近年來在一般寺廟中常見的式樣，但一高一矮的搭配，頗有民間信仰中七爺八爺併列在一起的趣味(圖一九)。

金爐的設置也表現出道教燒金祀神之禮揉雜入佛教的例子；二座金爐未區分何者為「惜字爐」(註二〇)，是否其中之一過去也曾沿襲傳統士大夫的觀念，將它用為焚燒書寫過的紙，讓那些字能夠「過化成神」回升上天，已不可考，今日兩座金爐都是用來燒金紙之用。

十、香爐

(一)拜庭內所置落地式香爐(圖二〇)

從上面鑄字「歲次壬申年吉旦」，應是昭和六年(一九三一)的產物，有一圓底盤在下，三足上有獸首的裝飾，爐腹有正面龍紋，爐口沿有回紋，兩側是尾部上翹捲曲的飛龍裝飾，整座香爐呈現向上升起的造型。

的造型。

(二)青龍明神碑前的方形香爐(圖二一)

青龍明神碑位於石窟左側，前方放置了一座長方形石製香爐，正面刻有蓮花紋，是佛教藝術中常見的紋飾，代表「淨土」，象徵「純潔」，寓意「吉祥」(註二一)。

(三)其他

在汲水棚內靠護坡牆上、二座石燈座前、大明蛇神碑前、青龍明



圖一八 二座金屬製的金爐，一高一矮的搭配，令人聯想到七爺八爺的樣子。



圖一九 拜庭內的落地式香爐，呈現向上升起的造型。



圖三 青龍明神碑前的方形香爐，刻有蓮花紋。



圖三 拜庭前的一對石獅子，造型威猛強健。

神碑前及洞窟口等地方，均擺設有香爐、檀香爐及盤香架等多件，從外形看來均為近年來所新製的通俗式樣。

十一、石獅子

在拜庭前兩側放置了左雄右雌的二座石獅子(圖二二)，在古照片中是未見的，外表上也是近代式樣，應是近年來由信徒自行置放供奉的，造型上的威猛強健形像與不動明王的陽剛氣勢倒是頗能相互呼應。

十二、楹聯

在洞窟口左右兩側掛有一對木板材質的楹聯，上面以紅色漆隸書體書寫，書法端嚴規矩，全文為：

不染煩惱時清淨
動靜如火燒邪薪
蓮生活佛題(圖二三、圖二四)
因無書寫時間，詳細製作年份

不可考。

十三、匾額

(一)在石窟口右側牆上懸掛「不動明王簡介」(圖二五)，全文如下：

不動明王簡介



圖三 洞窟口的隸書體楹聯，上聯「不染煩惱時清淨」。



圖三 下聯「動靜如火燒邪薪」，名款「蓮生活佛題」。

本尊為一切諸佛之教令轉身，諸明王之王，五大明王之主尊，奉行教敕，為如來給使，執作諸務且給使於行者，故亦稱不動使者真言王，本尊雖於大日華臺早已成佛，而以三昧誓願示現忿怒相，降伏一切惡魔，摧破煩惱及業障之主，其法體變化離空有，隨類現形滿眾願，上至有頂，下無間，均在其威勢之內，曠劫度生施無畏，倘虔誠信受敬禮及修持者，一切吉祥如意所求順遂應驗如響，本尊業蒙明珠活佛秉承格賴活佛法旨，於六十八年二月廿五日親蒞開光。

金剛弟子高速益恭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以上的書體是正楷柳體帶有歐體筆意，體勢瘦硬勁媚中仍不失活潑的用筆，雖然署名作者高速益並非書法名家，但本件作品堪稱佳作不容置疑。



圖三 石窟口右側牆上掛有「不動明王簡介」匾額。

(二)拜庭內共有橫匾三件：

1. 拜庭正面第一道橫楣上掛的橫匾(圖二六)：

以黑底金字刻寫藏文，內容為菩薩的真言，以音譯是：唵沾乍嘛羅卡納吽彌嚩耶巴。因真言是不需懂的(註二二)，所以無法進一步探



圖五 拜庭內第一道橫楣上掛的橫匾，刻的是藏文，音譯為「喻沾乍嘛羅卡納 啤彌噶耶巴」，是不需要懂的密教真言。



圖六 拜庭內第一道橫楣背面掛的匾額，以隸書體刻「不動尊王」。

討此件匾額。

2. 藏文匾額之背面上掛的橫匾(圖二七)：

以紅底黑字的隸書體刻寫「不動尊王」，無名款、年代、字體平凡，應出於一般工匠所為。

3. 拜庭正面第二道橫楣上掛的橫匾(圖二八)：

以紅底金字刻寫楷書，字體祇是工整而已，毫無書法的趣味可言，也是一般工匠作品，內容如下：

(1) 抬頭書寫「不動明王寺」。

(2) 大字由右至左為「神靈顯赫」。

(3) 名款：「不動明王寺護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炎水」，陳炎水為一菲僑(註二三)。

總統府陸軍上將戰略顧問劉詠堯。

(4) 年款：「歲次己巳年仲冬吉旦」，查己巳年為民國十八年或七十八年，在年代上均不適當，可能是乙巳年(民國五十四年)之筆誤(註二四)。

十四、護法神碑

(一)青龍明神碑：

青龍明神碑位於瀑布之右側，碑座由下大上小之二塊長方形石塊堆砌而成，神碑本身為一長條形石柱，正面陰刻金字「南無妙法蓮華經青龍明神」(圖二九)，應是由當時日人妙法蓮華宗一派之信徒所建造供奉(註二五)。碑左面以陰刻紅字「昭和八年五月吉日建之」(圖三〇)。



圖六 拜庭內第二道橫楣上掛的匾額。



圖元 青龍明神碑的正面「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是變體行書。

在書法上的表現，正面的「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為變體行書，字形誇張的轉折及拉得過長的筆劃，另有一番趣味。左面的年款是正楷顏體，用筆豐腴。

(二)大蛇明神碑：

大蛇明神碑位於瀑布之左側，直接供於一方基水泥座上，方柱形的碑在正面以金字勾黑邊陰刻「大蛇明神」(圖三一)，背面是年款「昭



圖三

青龍明神碑左面刻「昭和八年五月吉日建之」，是正楷顏體，用筆豐腴。

和十四年六月之建」(圖三二)。

正面「大蛇明神」楷書，是歐體、柳體的混合，體方筆圓而不失勁道。年款則全然是歐體楷書的表現，筆短而意長，均稱得上是佳作。

十五、石碑

在汲水庭右側，靠近馬路邊的位置，共有二座形狀相同的石碑(圖三三、圖三四)，高約一百公分左右，有像屋頂形四斜邊的頂蓋，頂蓋上有一不規則尖狀物在中心位置，碑身為長方形。右者是日本書法樣式的楷書，陰刻金字「靜岡縣盤田郡 中泉町 堀志能」；左者是顏體楷書「昭和拾伍年五月建止」。碑座為上小下大的二塊正方形厚石板砌成，整體上來看石碑，稱得上古樸可愛，同時具有濃厚的東洋味。

十六、其他

在石窟內外還有一些器物，包括木質及大理石製的二個供桌和洞窟口的落地銅燭臺一對、青花花瓶一對、木魚及鉢等，以及二處護法

圖三 「大蛇明神」四字是歐體、柳體的混合，體方筆圓又不失勁道。

神碑供奉用的大理石花瓶一對、紅底五彩花瓶一對、燭檯、供杯盤及筴杯等，這些都是近年所新置，較無研究的價值，但從這些陳設可以看出，原是單純的佛教信仰，已因臺灣民俗信仰及道教思想的融入，禮拜的器物已與一般民俗道廟相同，漸失佛教原有的簡單樸實。

肆、信仰與傳說

為了要更深一層的研究這個專題，不可避免的要涉獵到一些信仰與傳說的問題，因為宗教藝術中的圖像與儀軌，以及文物與器飾等，均可能因信仰與傳說的影響，而產生了特殊的形式或別具含義的表現，現逐一分述如下：

一、不動明王

佛教在修行的過程當中，總會遇到各種的誘惑和障礙，為了使信奉者或修習者能順利的渡過這些難關，會出現各種異形的佛，以光明勇猛無畏的智慧，來制服一切惡靈和障礙。具有這種意義的佛，多以忿怒的形像表現，其中以不動明王為其代表(註二六)。在密宗裡，不動明王是很受尊敬的護法神，能降伏種種惡魔以守護佛法(註二七)。

日治昭和初年在北投天星山(今稱鐘鼓峒山)不動瀑布一帶，流傳著一個故事，傳說有一條巨蟒盤據山中，經常吞噬人畜，因為出沒無常所以一直無法除去，當時日人於是回到日本，接引不動明王一尊在此供奉，並開鑿石窟及搭建拜庭，從此巨蟒為不動明王所鎮伏，未再出現及傷害生靈(註二八)。可見在臺灣民間信仰的影響下，不動明王在此已不祇是密教中大日如來



圖三 大蛇明神碑背後年款「昭和十四年六月之建」，全然是歐體楷書的表現，筆短而意長。

的護法，而增加了「山神」的身份，是擔任鎮守這片山林，庇護生靈的守護神了。

二、不動明王的護法神

(一)大蛇明神：

從大蛇明神碑上所載之銘年為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判斷應是在建造石窟之後纔設置供奉。

依據前面一段文中所述，日人在迎來不動明王之後，巨蟒從此降伏。在中國民間信仰中，多半為某神或某仙所降伏之奇靈異獸，並不會加以誅殺，而是從此成為此神、仙之座騎或擔任護法常伴左右，所以此處大蛇明神應是傳說中之巨蟒所轉化，民俗信仰之融合力，在此又添一例。

(二)青龍明神：

在當地有另一種傳說，認為當時山中巨蟒共有二條，其中一條是前面提到的那條巨蟒(白色的)，另有一條是青色的，因此轉化為不動明王的護法之後，稱為「青龍明神」(註二九)。此尊之供奉銘年為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建造時間早

於大蛇明神六年。

三、與蛇有關的故事

在前面的一些論述中，這座不動明王石窟總是圍繞著與蛇有關的傳說，下面就分別簡述幾則古今中外與蛇有關之故事，探究他們之間在傳說與信仰的範疇裡，是否有些關聯。

(一)佛本生故事—竹蛇本生：

這則故事記述著一位苦行者遇到一條小蛇，產生親子之愛，而將牠養在竹籠中，人們便稱為「竹蛇」，菩薩聽到了這件事，就勸苦行者不可留著牠，否則終會喪命，但他並未接受，不久終於在餵食時遭蛇咬傷而喪命，菩薩遂唸了一首偈頌告誡眾人：

剛愎自用者，不聽善意勸，
猶如竹蛇爹，命喪旦夕間。
(註三〇)

(二)佛經的傳奇—頭尾爭大：

從前有一條蛇。有一天蛇頭與蛇尾爭吵起來了，搶著要做老大。頭說：「我有耳朵能聽，有眼睛能看，有嘴巴能吃，我是老大。」尾巴說：「我想讓你走動，你才能走動，如果我不想讓你走動，看你怎麼辦。」說罷把身子纏在一棵樹幹上，死也不放。三天過後，蛇頭沒法行動，不能覓食而餓得要命。於是對尾巴說：「好吧！你做老大，讓你走在前面。」說完後尾巴興沖沖的向前爬去，可是尾巴既無眼睛又無鼻子，爬了沒多遠，就掉進一個火坑裡燒死了。(註三一)

(三)印度神話故事—婆羅門烏坦卡與蛇王達克夏卡：

年輕的婆羅門烏坦卡修行期滿後，恭問師父需要奉上什麼謝禮，

他得到一個難題，就是去向抱夏王的王后要耳環。烏坦卡以非常誠懇的態度，得到了王后的耳環，但王后告訴他：「蛇王達克夏卡從前很想要這個耳環，你要小心喔！」果然，在路上蛇王假扮行乞僧人搶去了耳環，鑽入地洞裡去了。當時陀羅神以金剛杵及火神亞克尼變成馬來相助，以金剛杵鑿往蛇王的官殿，以馬口噴出火燄，逼使蛇王還回了耳環。師父告訴烏坦卡，這是因為神看你為人正直不阿，才對你施加恩惠的。(註三二)

(四) 日本神話故事—八頭蛇：

素戔鳴尊有一日遇到一對老夫婦和他們的一位年輕女兒在哭泣，問了原因，老翁答道：「我們原有八個女兒，但有一條八頭蛇，每年都來吃我一位女兒，現在這條大蛇又快來了，我唯一的女兒又將失去，所以我們悲傷的哭泣。」素戔鳴告訴他們，說他是天照大神的兄弟，可以幫助他們。果然用計把八頭蛇灌醉，將八個頭一一斬去，肥河之水因而被蛇血所染紅，並從蛇尾剖開，取出一把鋒利的刀，獻給了天照大神，這就是「草薙劍」。(註三三)

(五) 基督教神話—亞當與夏娃：

在天國伊甸園裡的亞當與夏娃，生活很舒適，但有一天，一條蛇引誘夏娃吃善惡樹上的果子，說吃了這果子眼睛就亮了，夏娃動心了，自己吃後又引誘亞當吃。耶和華為了懲罰他們，將他們打入大地並詛咒：人必終身勞苦，地裡才能長出莊稼來養活自己。(註三四)

(六) 臺灣風俗誌—蛇人島：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八月，陸路提督萬正色，當他到達雞籠山(今基隆)的後面時，海水無風而東流，船被漂到一座島嶼，島上的土人長著蛇頭，能夠飛行，部份水兵被這些蛇人所吃，後來大家以雄黃抹頭才逃過一劫。臺灣巡撫劉

銘傳，一度派人尋訪，始終未再發現。(註三五)

(七) 臺灣民俗信仰—神蛇公：

桃園南崁廟創立於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是當地最古老的寺廟。昔日，在建築本廟時，曾發現一窟的蛇，以竹棒將其趕走，然而，廟宇落成後，這群蛇又盤踞在附近，白日遍遊野外，不會傷人，夜間則回廟前大樹洞中休息。附近人稱其為「神蛇」或「使者公」，加以崇拜。

另一說是建廟時，有兩條大蛇棲息於廟地中，不久之後，蛇的數目增加為七十幾條，前來參拜者經常可見壁上掛有大蛇，大家都以「神蛇公」稱之，充滿敬畏之心。然而，三十餘年前成為蛇窟的廟前大榕樹，因為暴風雨而倒塌，神蛇便不再出現。(註三六)

(八) 臺灣民俗信仰—土地公的女兒「草白蛇」：

臺灣的鄉野，繁生有一種小蛇，它有著草灰色的身軀，灰白色斑點花紋，模樣兒嬌巧秀緻，無毒，看到人便羞怯的離避。鄉下人管它叫「草白仔蛇」或「草尾仔蛇」，俗信它是土地公的女兒，也有些地方說它是土地公的婢女，客家地區也有說它是土地公的「腰帶」。因此遇到此蛇不得擊打，更不能撲殺，生怕觸怒了土地伯公。(註三七)

從以上幾則傳說故事中看出，大部份的時候，蛇在人們的心目中，是扮演邪惡、貪婪的角色，所以看到蛇的時候，在能力與機會許可之下，人們多會將之擊打殺死，很少放任讓其離去的。

但從臺灣民間信仰中，普遍崇拜神佛思想的影響之下，出於慈悲的、普渡的、戒殺生的宗教規範，自然會產生了各種附會的說法，例如說蛇是土地公的女兒、婢女或腰帶，甚至尊稱為「神蛇公」、「使者公」



圖三 汲水庭右側的石碑之一，刻有「靜岡縣磐田郡中泉町堀志能」，是日本書法的樣式。石碑造型古樸可愛，具有濃厚東洋味。

等，藉此以避免人們的撲殺。這種對蛇的動物崇拜，以及對土地信仰的執著，正可以解釋了不動明王石窟二位護法神的由來，絕不是全然日本化或單純佛教化的植入，而是與臺灣民間信仰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伍、結 論

臺灣在近三百多年來，一直是在承受著詭譎多變的政權興替，較早的時期，有荷蘭人、西班牙人的竊據、明鄭成功的進駐屯兵，接著是清朝二百一十年的統治與墾拓，

直到了甲午戰爭，臺灣為日本所據有達五十年，最後纔又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迄今，但仍有部份的臺灣同胞，仍然置疑這些仍是外來政權而紛擾不休，這些祇有留待後世史學家去做定論了。單純就文化形成的角度來看，過去到現在這些短暫或較長時間的殖民地文化，與中國大陸移入的漢民族文化，再加上原住民同胞的文化，彼此相互摻雜交融，臺灣文化的形成背景，確實是非常特殊而多采的。

北投是漢人進住臺北盆地時最早開發的地方，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及地點，非常值得列為重要的地方史蹟(註三八)。「北投不動明王石窟」應該歸列為這一類的代表之一，在日治時期，日人採取皇民化的同化政策，以及在宗教上推崇佛教的作法，移入了日人盛行崇拜的不動明王，並依據北投附近山區特有的岩層結構，開鑿了這座石窟，雖然在規模上顯得玲瓏嬌小，但是在時代的意義上，對臺灣的歷史意識是具有價值的，不僅記載也表現了日治時期的特色。在藝術形制的表現上，由於日本文化的植入與臺灣民俗信仰的融合，在濃厚的東洋色彩中亦能保存一部份漢民族的傳統；或許藝術價值的定位上一時之間不容易找到衡量點，但是欣喜於祖父級的歷史建築、文物，還能幾近完整的保存著。尤其在研究期間，每一次的親晤造訪，都能深深感受到它蘊涵著一股超乎神怪迷信之外的特殊氣質，令人的思緒不自覺的墜入時空的脈動，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思古之幽情吧！

臺灣近四十年以來，政府當局傾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成長，在世界舞臺上也奠定了傲人的成就，但在文化藝術的建設上，始終不是從政者經營的重點，甚至於祇是用來當作做秀的工具，或是門面的裝飾

而已，一直到近年來，才有一些較積極的作法，例如：文建會的成立、文化藝術的獎助條例、美術館的興建……等，但在時效上仍是稍嫌緩慢的。文化藝術的提昇，最基礎的工程就是要維護及保存先民留存的重要文物史蹟，以保留下當時蘊含的文化特色，這些都是刻不容緩的，因為今天不做可能明天它就消失，所以不能全然期待政府的政策和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立即投入，付出關心與具體的行動。期望這篇「北投不動明王石窟」研究的初探，能做為個人對臺灣文化資產維護的第一份成績單。



圖五 石碑之二，刻有「昭和拾五年五月建止」，是顏體楷書。

註釋

- 註一 ……尤其是在中國地區，自古以來就遵守坐北向南的方向。藤島亥治郎，《臺灣的建築》，一版一刷(臺北市，臺原出版社，民國82年，一九九三)，頁二十二。
- 註二 蔡相輝，《從歷史背景為臺灣廟宇尋定位》，(文建會「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上))，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年)，頁十三。
- 註三 同註二，頁八。
- 註四 日治大正初年，僧人余清芳，在臺南西來庵聚眾開會，被日本人發現是反日政治活動，被捕近百人，造成日後對庵堂的大力整頓。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六月十八日，陳清香教授於中國文化大學藝研所學分班，講授「宗教藝術」課程提及西來庵事件所言。
- 註五 同註二，頁九。
- 註六 殷允芃等著，《發現臺灣(下)》，一版六刷(臺北市，天下雜誌，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頁五五五。
- 註七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五版三刷(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頁二七二。及同註二，頁十。
- 註八 同註二引書，當時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師官本延人統計表，頁十一。
- 註九 同註二，頁十二。
- 註十 現存古照片四幀，懸掛於石窟左側禪房外牆上。
- 註十一 恭鑑老人，《密法總集6》，(板橋市，聯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頁七十五。
- 註十二 蔡東照、白雲山人合著，《密宗本尊曼荼羅》，(臺北市，濃濃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頁一一三～一一二。
- 註十三 ……大部份的不動明王頭上都有七個沙髻。教義上說，這七個沙髻代表已經悟得七覺支。……分別是：①擇法覺支，②精進覺支，③喜覺支，④輕安覺支，⑤念覺支，⑥定覺支，⑦行捨覺支。同註一

- 四，頁一一一五。
- 註二五 ……瑟瑟座就是把裁成方角石材加以堆積而造成的臺座。盧永智編著，《佛像小百科》，(臺北縣，常春藤書坊，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頁二〇三。
- 註二六 迦樓羅……，係一種大鳥，又被稱做金翅鳥，跟孔雀鳥一樣好吃毒蛇(龍)的。這個迦樓羅張開翅膀那樣形狀的火炎，謂之迦樓羅炎。同註一六，頁二〇三。
- 註二七 ……而日本平安時代的大原長夏撰集四十帖決第八中，也指出不動明王的髮型，乃為印度奴婢的風習。賴傳鑑編，《佛像藝術》，三版(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頁一五四。
- 註二八 ……，而在右邊即配置制吒迦童子……，常常把頭髮結成五髻型。同註一六，頁二〇四。
- 註二九 曾協泰編，《中國佛教圖案》，初版(臺北市，南天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頁三六。
- 註三〇 劉選月，《臺灣民間信仰小百科一廟祀卷》，一版二刷(臺北市，臺原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頁一〇五。
- 註三一 ……廟前若有兩個爐亭，只有一個是金爐，另一個很可能是惜字爐。同註二一，頁一二三。
- 註三二 《雄獅中國工藝美術辭典》，(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頁一〇〇七，寓意紋樣—蓮花紋。
- 註三三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六月十日，臺北大日如來佛學會傳真回覆潘蓬彬詢問：此件匾額上藏文音譯為「噶沾乍嘛羅卡納吽彌噶耶巴」，是一段密教真言，真言是不需懂的。
- 註三四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五月十日，石窟鄰舍新光巷3號七十餘歲陳姓居民，答潘蓬彬訪問：陳炎水為一菲律賓華僑，原有意在石窟右側山腰搭建房舍，後因山坡開鑿困難，以筊杯請示不動明王，未獲允許而停工作罷。
- 註三五 六〇年代臺灣，蔣中正先生第三次及第四次連任總統，又因當時國民黨召開九全大會、五中全會等活動，促使大量僑民回國投資，尤以非僑為多。參考楊碧川、石文傑合編，《活用歷史手冊》，新版十刷(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頁二三〇~二四三部份資料。
- 註三六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五月二十七日，高雄旗山福融法師答潘蓬彬訪問：妙法蓮華宗為日本盛行之佛教一宗，參讀妙法蓮華經。
- 註三七 同註一八，頁一五二，第十七章「忿怒的佛像—明王像」。
- 註三八 高毓麟編著，《佛教術語辭典》，(臺北市，常春樹書坊，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頁一〇三。
- 註三九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五月十三日，鄭正慶教授答潘蓬彬訪問：……相傳今不動明王寺之供奉主尊—不動明王，為日治昭和初年由日人從日本接引到此供奉，為鎮伏盤據山中之噉人大蟒……。 (按：鄭正慶教授長年居住北投，現任教於政戰學校藝術系、華梵學院美術系，並曾指導華梵佛學研究所繪製經變圖等，為美術界，佛教界之著名學者。)
- 註四〇 同註三一，答訪問：不動明王降伏之巨蟒有二條，一白，一青，分別轉化為不動明王之護法，即「大蛇明神」、「青龍明神」。 (按：福融法師未出家前，居住於離此不遠之石碑，自幼因宗教信仰之故，常往來這一帶之寺廟，對此地之傳說及典故均極為熟悉。)
- 註四一 郭良鋈、黃寶生編譯，《佛本生故事》，初版(臺北市，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頁三四，竹蛇本生。
- 註四二 杜靈編著，《佛經的傳奇》，初版(臺北市，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頁二三，頭尾爭大。
- 註四三 陳義編譯，《印度神話故事》，初版(臺北市，星光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頁七十五，婆羅門烏坦卡與蛇王達克夏卡。
- 註四四 程義譯著，《日本神話故事》，初版(臺北市，星光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頁五八，八頭蛇。
- 註四五 王觀泉，《歐洲美術中的神話與傳說》，(臺北市，金楓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頁一三一，基督教神話—亞當與夏娃。
- 註四六 片岡巖撰，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再版(臺北市，眾文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頁四二二，蛇人島。
- 註四七 曾景來，《臺灣的迷信與陋習》，初版(臺北市，武陵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頁二八九，神蛇公的奇談。
- 註四八 臺灣新生報，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連載—臺灣土地信仰面面觀(24)，土地公的女兒「草白蛇」。
- 註四九 古蹟學者林銜道……提到，北投是漢人進入臺北盆地時最早開發的地方，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及地點值得列為地方史蹟。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六月六日，第五版—臺北生活。